

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

大漠英雄

山西人民
北岳文艺
出版社





全集终审 崔元和
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
终 审 崔元和
复 审 张彦彬
责任编辑 姚 军 张兴国
设 计 谢 成
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
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



还珠楼主小说全集·大漠英雄

(全集第 14 卷)

还珠楼主 著 裴效维 李观鼎 编校

山西人民出版社·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
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·版权所有(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)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4.875 字数:355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ISBN 7—203—03700—2/G·1574 定价:22 元

目 录

前 引		1
第 一 回	大漠走明驼 电掣霆奔 惊沙夕起 深宵闻玉笛 风饕雪虐 铁羽晨飞	 3
第 二 回	剑气冲霄 绝壑雄风寻炼士 香光如海 万方仪态照华灯	 44
第 三 回	大壑飞身 雪地冰天援爱侣 灵峰取宝 晶门玉柱拜仙师	 81
第 四 回	山洞闻青琴 同心兆应三珠树 冲云渡雪岭 携手人如比翼鹤	 121
第 五 回	苦意诉衷肠 夫也不良 天何此醉 有情成眷属 佳人绝代 国土无双	 159
第 六 回	绝壁助真仙 万丈寒潮参魔主 三关通大劫 千重霞影遁妖人	 197
第 七 回	绝顶涌莲花 变灭旗门腾异彩 飞光迫魅影 旃檀佛法护真神	 239
第 八 回	劳燕惜分飞 万种离愁伤薄命 痴情察隐患 三杯别酒纵淫凶	 281

第 九 回	别泪注金樽 惆怅天涯 断肠人远 清音鸣玉磬 荒凉石屋 十指禅修	 319
第一〇回	平地涌灵泉 火雾千重 独飞健羽 蛮荒寻异宝 关山万里 同探神峰	 363
第一一回	古碣暗藏珍 冷焰寒光生宝带 班荆成至契 晶峰玉洞起仙韶	 399
第一二回	洒雪喷珠 不尽流泉飘灵雨 熔沙沸石 冲空火柱似森林	 430

前 引

本文系述一位少年英雄，国亡家破，不甘屈膝虏廷，约集同志戚友，率领千余驼队，逃往新疆投一老友。行经戈壁，忽遇狂风黄沙之险，半夜又降大雪，人马驼队齐陷冰雪之中。幸得异人解救，命所蒙灵禽乌鹏开路，始脱奇险，于沙漠中忽得世外桃源。当地筑有铁堡，境内良田万顷，遍地桑麻。景既灵秀，人更武勇。时往天山采药行猎，养有不少珍禽异兽。主人文武全才，虽具无上威权，但其部属居民，无行动限制而各忠其主人，无严刑苛政而赏罚严明。无论上下亲疏，一体遵守。又擅森林、矿山、佃渔、畜牧之富，人无弃材，地无弃利。人人均有娱乐，而不荒嬉废时；人人均勤职守，而不劳苦疲乏。政令虽发诸一人，而集思广益，议成于众，上下无所扞格，方付实行，朝令夕施，下情咸可上达。平庸者各以所能，而事其事。老少疾病、鳏寡孤独，皆有所养。有智力者，设有尊崇贤能之典，不限私财，但必使为国用。不设牢狱，而民知廉耻，死非所畏，而独畏法。以故全境人民安乐，上下亲如一家。主人乃天山大侠，隐居避世。所生一女，精于剑术，美艳如仙，与少年英雄结为夫妇，演出许多惊险新奇、可歌可泣之事。

第一回

大漠走明驼 电掣霆奔 惊沙夕起
深宵闻玉笛 风饕雪虐 铁羽晨飞

沙漠里的景物，照例是不平静的。戈壁中风沙的猛恶，不是身经的人，直难于想象得到有那么厉害。这是离哈密南郊一百九十里的三道岭，去往瞭墩路上，乃穷八站的起始。本来就是戈壁瀚海，弥望黄沙，直到天边，连棵小树都见不到。这一天的风势又格外猛恶，只见悲风怒号，黄尘高涌，沙漠里的浮沙被狂风卷起，满空旋舞，大地上全被这些飞起来的浮沙尘雾笼罩，一片昏茫愁惨景象。人行其间，宛如陷身黄色雾海以内，对面不能见物。日光早已不见，天也成了暗赤颜色。有时风沙稍住，停了一会，愁云惨雾之中，刚现出一轮淡微微的灰白日影，忽然狂飙又起，日影立被黄雾吞去。风势较前更为狂烈，只听呼呼轰轰之声，夹着万丈尘沙，宛如万马奔腾，狂涛怒涌，铺天盖地而来。中间更有旋风卷起来的沙柱，远望又似一座山峰，凌空急转而来。尘雾影里，乍看并不真切，只微微见到对面的暗影中，似有火星闪动。不知道的人，不明趋避之法，正在张皇注视之间，眼前忽然大亮，火星越多，那沙柱已急如电驰，当头压到。身当其冲的，送命自不必说，扫着一点风尾，也休想活命。那沙柱再要忽然倒坍，立时

成了千寻沙浪，波涛起伏，随着风势向前卷去。等到风住，那广漠平原上，便多出了无数波浪形的沙丘。这类沙丘，当随风势移动，全不固定。今日崇冈起伏，绵亘不断，明日被风一卷，又化沙柱，在沙漠中狂飞乱舞，往来肆虐。遇到最厉害时，所到之处，不论城郭园林，人畜房舍，不是被它压倒，埋葬在内，便是随风卷去，化为乌有。端的声势猛恶，厉害非常。

这时狂风还在刚起。那地方是大片平野广漠，黄沙漫漫，弥望无际。风沙一起，更是昏茫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四野黄云，上与天接，天低得来快要压到头上。只附近有一土丘，对面不远，还有一片残缺不全，高只两三丈的断崖，此外全是戈壁平沙。眼看那风越刮越大，尘沙滚滚，上下飞舞，激成一团团的沙旋。就在这悲风怒啸之中，忽听哈密来路那面，远远有几声鸾铃响动，因被风沙逼住，断续零落，几不成声。久居本地的人一听那铃声，便知远远来了两骑快马。这时崖上有一年约十三四岁的幼童，穿着一身反羊皮的短装，本由土坡后跑出，往崖上纵去，打算越崖而过。闻得铃声，又纵下来，伏在地上，贴地侧耳一听，笑道：“今日这么大的风，凡是久走沙漠的商帮，均知查看风色。天气如此险恶，此时怎带大帮驼队冒险行路？这两匹引路马，也快得出奇，是何原故？待我看是什么来路，再告诉师父去。”说完，重又纵上悬崖，迎风一声呼哨。随听去路遥空中传来一声极洪厉的鸟鸣，因是顺风，听得逼真。紧跟着，鸾铃响声越近，忽见两匹白马，上面骑着两个身披斗篷，短装佩剑，肩挂弓矢的壮士，由万丈黄尘中冲风破雾而来。两马看去十分雄骏，那么猛恶的狂风竟阻它们不住，一味翻蹄亮掌，昂头向前急蹿，晃眼便由崖侧驰过，到了土丘之上。壮士将马勒住，马已跑得周身是汗，遍体尘污。停住以后，迎风一声骄嘶，马口中的热气立似白雾一般涌起。两壮士一高一矮，挺骑马背，据鞍四顾，气概非常。端的人是英雄，马

是龙驹，一望而知不是寻常商客。

幼童见此二人，心中一喜。方想跃下询问来意，猛又听得驼铃乱响与万骑踏尘之声，隐隐逆风传来，知道驼队已将达到。同时空中一片墨云也将飞坠。那风沙之势，也越来越猛。心想：“还是看明来人，归报师父再说。”欲行又止。待不一会，只听蹄声震地，前面暗影中突卷起大片尘雾，中杂无数人马骆驼影子，逆风急驰而来。两壮士同声说道：“这等狂风，怎能再进？快和七弟说去。”随即纵马下丘，飞驰迎上。那片墨云也自空中凌风飞坠，落向崖上，乃是一只身高丈许的大鸟。同时那上千驼队连同人马，也已驰近。大鸟落时，两壮士已然先行，风沙迷目，心又惊惶，并未发现那一童一鸟。驼队来人逆风前驶，相隔较远，更不必说。幼童见风沙越猛，好似不愿久停。那鸟一双铁翼尚还未敛，幼童已飞上鸟背，说道：“阿鹏，快找师父去。”那鸟将头微点，立时冲风摩云，往斜刺里腾空飞去。两壮士百忙中似闻空中展翅之声，内有一人回顾身后，似有一片墨云往侧面电掣飞去，一闪不见。起先当是旋风卷起来的尘雾，不曾在意。事后想起墨云去处，风向不对，忙再回看，已无踪影，方觉奇怪。

那大群人马驼队已由狂风黄尘之中潮水一般涌来。为首一人年约二十多岁，生得猿臂鸢肩，英姿飒爽。头戴一顶上佩风镜的毡帽，将脸遮住，看不见面目。身穿黑色紧绊密扣的短装，下系绑腿，足登牛皮快靴，腰间鸾带上插着七把寒光闪闪的两刃尖刀，腰悬长剑，右肩插着一柄佛手飞抓，左肩上斜挂着一张弹弓，外披玄色大氅。身子笔挺，骑在马上。那马本来白色，甚是高大，与先见两马都是伊犁名产。为首少年刚由风沙中飞驰而来，两壮士忙即迎上前去。那马跑得正急，吃少年突然一勒，立时昂首嘶嘶，前腿齐抬，身立起来，后蹄着地，倒退了几步，方始停落。马首长鬃迎风披拂，口鼻间热气蒸腾，突突冒起。少年随同起落，始

终挺立不动，如黏在马背上一样，看去越显英雄气概，威风凛凛。

双方才一对面，内一壮士说道：“七弟，今日风沙太大，比在路上所遇厉害得多，前面黄沙茫茫，四无人烟。这里本是穷八站的开头，天已不早，又没个避风所在，莫如就着这片土崖，支上帐篷，风住再走吧。”少年答道：“王二哥说得对，今天沙重子原说天气不好，叫我们在哈密暂住一两天。我因仇敌到处寻踪，暂时虽还不知我们扮作商帮驼队，远来沙漠之外。毕竟我们兄弟神情言动，均与寻常商客不同，容易露出马脚，且到乌牛岬见着朱五兄夫妇，早点心安。为此冒风起身，想不到风势这么大。且把帐篷扎下，大家歇息暖和一会，吃点东西，早点安卧，何时风住，起身好了。”说时，后面驼队相隔还有一箭多地，也将赶到。内中一个骑着黑骡的矮子似在后面督队，忽然越队向前，飞驰过来，见面便向少年急喊：“沙重子说今日风势奇猛，少时恐还要遇见沙山风柱，一不留神，谁也难保活命。七哥还不传令，将驼队集中，设下围城，防住四外，中扎帐篷，以备万一。如等变生仓促，便来不及了。”

少年闻言，方要答话，忽然一阵狂风卷起大片沙尘，迎面扑来，当时连气都被闭住，难于透转。驼马一齐昂首嘶鸣，风中听来十分悲壮。少年看出风势猛恶，口张不开，忙即拨转马头背风而立，由身畔取出一个银号角吹了几声。后面驼队均有专人管理，驼马背上多是二三十岁的少年壮士，为数约有一百多人。其余驼骡多载着柴水篷帐食粮用具之类，一听角声，驼队齐停。内中闪出六人六骑，连先前两壮士，互相把手一挥，各取出一面小令旗，迎风一招，分头往四外驰去。驼队立时散开，由这八人分头率领，在当地环成一个数十丈方圆的骆驼城圈。跟着，驼背上的人纷纷纵下，将驼卧倒，分头下手：一半分取干草豆料，去喂驼马；一半由那八人和一个沙重子率领，取下驼背上的牛皮帐篷和食粮用

具，将桩打好，支起帐幕。因为风力太大，有一帐幕桩扎稍浅，刚一支持好，便被狂风连桩拔起，刮向空中，宛如断线风筝一般，在雾影中几个翻转，便已无踪。有两壮士正立幕侧，赶忙手抓篷索抢救。篷帐没抢下，反吃风力连带出十几丈，双手勒得皮破血流，满脸沙土，几乎闭过气去。众人见状，全都惊惶。无如进退两难，没办法，只得将木桩深深打入地里，设下横闩，勉强扎下四座帐幕。为防风力太大，支得极低，四边高只尺许，并还设下气孔风洞。费了好些手脚，经过多少时候，勉强搭成。全都累得力尽神疲，手冻足僵，一个个泥人也似。大家先拥往帐篷以内，略微喘息，抖去尘沙。

沙漠中水极珍贵，又带着九匹良马，虽然所带食水充足，骆驼成群，人数又多，前途尚还辽远，如何敢于浪费。管水人将盛水皮囊取来，众人全都口干舌燥，各自分饮了些。囊中尚有余水，正取脸盆，想请少年洗漱。少年忙喝管水人道：“杨三，你怎不知轻重？此间水贵如金，人吃尚可，如何用以洗脸？快给沙重子他们送去。”内一中年壮士接口道：“七弟，你是群龙之首，素日又爱干净。我们弟兄九人情胜同胞。沙重子他们共是二十五人，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一大羊皮囊水。既有余水，你便洗漱用了何妨？”少年笑道：“话不是这等说法。小弟虽蒙各位兄弟姊妹厚爱，统率全队，行事仍不可以自私。区区半盆水，你我弟兄何值计较？但是我们九人祸福相共，才是正理。就是洗脸，也应由大哥起，挨个同洗，如何小弟一人独用？”中年壮士深知少年性情刚正，法令严明，言出必践，又见他满头颈皆是沙土，笑答道：“水少，合洗太脏。莫如各用手巾浸湿，大家同洗一把。生火煮饭，同饮几杯，睡下养神吧。”少年应诺。

杨三便将各人手巾沾湿，共只半盆水，已无余沥。弟兄九人，各将脸上沙土擦去，精神略振。便就风口天窗设下烟筒，取出所

带牛马干粪，埋锅造饭。一面取出牛脯白酒，席地畅饮。少年闻得幕外狂风怒号，走石飞沙，宛如山崩海啸，声甚洪厉。那驼马已一个挨一个，互相挤拥作三四层，环绕幕外。不时传来几声驼鸣马嘶，夜色早已入暮，显得塞外沙漠中的悲风黑夜，景物分外荒凉凄厉，使人闻之心惊神悸，难于宁贴。中帐共有二十余人，除为首九个少年英雄外，尚有十余人，多是随行武勇之士。尽管幕外风狂势猛，驼马悲鸣，那帐篷受着狂风鼓荡摇撼，篷索轧轧乱响，大片惊沙打在帐篷顶上宛如擂鼓，随时都有被风刮去的危险，大家依旧围着火堆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畅饮欢呼，激昂慷慨，一毫不以为意。等到酒酣耳热，各说心志，气更雄烈。

原来那为首少年姓李名琦，先世随着宋室南渡，移家江南。后遭金元之乱，国亡家破，不愿降顺仇敌。加以少年豪侠好武，交遍天下，练有一身惊人的本领。起初李琦见仇敌势盛，国事艰危，早就看不妙，于是结客挥金，广交英豪之士。一面暗命同志英侠扮作客商，勾结蒙人，在蒙疆各地设下许多大粮货店，表面行商，实则刺探敌情。所部人数不多，均是武勇忠烈之士。暗以兵法部勒，欲待敌人南犯，率领部下志士，异军突起，以为内应。不料崖山一败，大势全去。李琦等九个男女侠士威震江湖，早为敌人所忌。宋亡以后，到处搜拿，总算所开各粮货店的秘谋尚未泄漏。九侠身怀亡国之痛，雄心不死。自知南方已难立足，新疆恰有一位好友朱武，与当地豪绅交厚，所居乌牛岬，养有牛马千群，富可敌国，屡次来书，请往同隐。因此决计避往塞外边荒，投奔好友，率领心腹同志，表面开荒，实则暗积财货，广结死士，相机而动，意图光复。于是男女九侠，乔装商客，潜往北省，先到所开粮店，装作商帮，集合驼队，选一百多个壮士同党，由大同路，越过蒙疆草地，欲赴新疆，行至哈密，闻报踪迹已泄漏，为此连夜上路，行至当地，遇见狂风阻路。这时外面情势十分险恶，

众人因是豪侠之士，正说得悲壮激烈之际，哪知灾害就要到来。

九侠中最年长的名叫段泉；二侠王藩；三侠崔南州；四侠黄建；五侠是个女子，乃李琦的义姊金国士，素着男装，乍见的人，只觉她是个美少年，决看不出是个女子；六侠万方雄；七侠李琦；八侠成全；九侠张婉，也是一个美貌女侠，与金国士为至交姊妹，平日同着男装，号称江南双侠女，与李琦又是姑表兄妹。九人围火饮酒，正谈到有兴头上。九侠张婉心思最细，侧耳幕外，方觉风声越发尖锐刺耳，有异寻常，笑道：“七哥，你听这风，我们帐篷要吹塌了，今晚还没有地方睡呢。”金国士道：“九妹，你怎如此胆小？我素来过一天算一天。人生如寄，吉凶定数，理它作甚？”话未说完，忽见幕门颤动，隐闻狂风中有人急喊之声。那帐幕搭得极巧，幕门背风而开，顶上开有两个天窗风口，本来不畏风力鼓荡。偏生那晚风向不定，时东时西。为防万一，幕门业已收紧。这时又转了点风向，正对风口，已吃风力逼紧。座中六侠万方雄人最鲁莽，听出是沙重子狂呼之声，纵身过去，拔下活门，未及回拉，一阵狂风夺门而入，正吹在那堆火上，当时牛烛尽灭，粪火星飞，大股尘沙狂涌进来。同时跌进一人，入门便倒地不起。迎门地毯已多着火欲燃，幸仗人多手快，武勇有力，群起扑灭。一面分出人来，去闭幕门。

男女诸侠费了好大力气，才将幕门勉强拉紧。点起灯烛，已是黄沙满地，灰粪狼藉。再将沙重子扶起一看，周身沙土布满，成了黄人，面白如纸，几无人色。段泉忙端过一杯热酒，刚喂下去，沙重子亦喘了一口气，忽然叫道：“诸位英雄，还不知道厉害，转眼祸事到了。”众人大惊问故。沙重子道：“今晚是大羊角飘旋风，便是沙漠中也从来少见。适才我听风声有异，冒险出探，天边已现出两三起风柱，本来早就要糟。我看时，有一座大的风柱，火山一般，正向我们这里飞来，风向忽转，往斜刺里凌空飞去。这

类风柱，多是被旋风卷起来的浮沙，吃风裹成一柱，最高的竟有百丈以上。沙粒被风裹紧，急旋乱转，互相摩擦激荡，发出千万点的火星，望去直如火山一样。一个躲避不及，被它撞上，无论人畜，休想活命。我见第一、二根风柱虽往侧面卷去，底下说不定还有，虽幸事前驼马已全用长索系在一起，不怕吹散，事情仍是万分可虑，为此命人挨个帐篷通知。我知诸位定在饮酒未睡，为此亲来报警，请诸位将灯火熄灭。一有变故，速用羊毛毡护住头面，再用长索把大家系在一起，万一风柱冲到，免被沙石吹到头脸之上，要不然不死也得受重伤。起先我害怕，还想命人代为传知，后想起李七爷对我父子恩深，用人之际，如何胆小？刚一走出，便被狂风吹倒，一路连滚带爬，挣到幕外左边第三座帐篷，已连人被风刮走。幸而事前命小儿沙明传话，有了准备，仅有一人受了点浮伤。现全挤向骆驼堆中，一半避风，一半取暖。我在外面喊了好几声，眼看不能支持，万六爷才将我放进，再待一会便没命了。听此时风势好似稍小，还是谨慎的好，诸位快作准备吧。”

说时段、李二侠知沙重子老于行旅，人又忠诚，料势凶险，不等话完，早把火堆压灭，仅留一灯照亮。正照所说，取出长索，各人还未系好，忽听狂风怒啸中，杂有轰轰雷鸣之声，时东时西，响个不停。沙重子大惊失色，急叫道：“诸位快护头脸，灭灯卧地。”话未说完，李琦忽又听王、万、金、张男女四侠惊呼之声。忙赶过去，就着帐篷孔隙往外一看，见西北方半天空中，忽然飞也似地正涌来一座火山风柱，粗约十亩，其高参天，上面千百点火星明灭闪变，乱爆如雨。先是矗立狂风暗雾之中，飘轮电掣，急转不休，忽左忽右，往来移动。看去似在二三十里以外，还未临近，便听沙石相搏，摩擦挤轧，发为怒吼，宛如万马奔腾，千鼓密擂，天鸣地叱，海啸山崩，轰轰隆隆，夹着极尖锐刺耳的厉声，令人闻之心惊神悸，声势已是骇人。就这略一注视，不过几句话的工

夫，那火山风柱本似转风车一般，在远方凌风急旋，忽然连摆了两摆。诸侠只听得沙重子大声惊叫：“诸位还不卧倒，就难活命了。”说时除为首诸侠外，余人全照沙重所说，将风镜摘下，另用布巾围好头面，再用毛毡裹在身上，系好长索，互相拥挤一处，卧地相待。沙重把话说完，朝篷隙看了一眼，急匆匆就地卧倒，顺手抓起一个行李袋套在头上，口中还在急呼不已。

为首诸侠中，李琦最是英勇沉着，见状知势危急，忙喝各位弟兄姊妹，速照老沙的话卧倒避祸。随手刚捡起一条毛毡，回顾同立四侠，已各如言卧倒。还待往外窥看时，目光到处，猛觉一股极强烈的热风迎面吹来，同时眼前奇亮。就这晃眼之间，那数十丈高下，夹有无量火星的风柱，已迎面飞来，山一般当头压到。知道不妙，忙把手中毛毡往头上一盖，慌忙往地上滚去。身才沾地，猛听万雷爆发，惊天动地，一声大震，那风柱中的沙山忽然崩裂，倒塌下来，正压在帐幕之上。随听轰轰乱响，震耳欲聋，仿佛大地一齐震撼，如驾扁舟一叶，出没鲸波，随着惊涛骇浪，上下起伏。人在里面满地打滚，不由自主。帐篷已早坍塌，被狂风卷去了大半边。众人已有多半埋在浮沙之内，奇热如炙，甚是难耐，谁也不敢探头观看。本来情势危险万分，仗着各有一身惊人武功，体力强健，觉着身上浮沙太多，压力加增，便强自挣扎，滚向一旁，才未被沙土压闭了气。可是谁也立不起身，只得随同风力滚转挣命。

李琦胆子最大，几次想背着风向，探头向外查看。手刚略松，身裹毛毡便吃风卷起，几乎刮走。同时大股热风夹着无数惊沙，便由身后猛袭过来，连气都透不转。那大小沙石，飞蝗雹雨一般，又满身打到。因是最后卧倒，未和众人一起，势子既孤，毛毡又未裹好。那随风飞来的沙石土块，最大的竟有茶杯大小，如非练有极好武功，就隔着一层毛毡，也必打个半死，甚或送命，都不一

定。因此行系由自己主持，早知风沙如此厉害，还不如留在哈密，等待敌人追来，与之一拼，就死也还值得，似此伤亡，怎对得起大家？越想越急。最后想出方法，将风镜勉强取出，冒险戴上，仗着手有皮套，先开一点毡缝，用手挡着前面，紧贴指缝，往外查看。方才火山风柱已然不见，大地上一片混茫，黑暗如漆，暗影中不时见有火星闪灭。土气浓厚，呛人口鼻。虽然事前戴有风帽，五官七窍多半护住，又是背风外看，但那风沙之势奇猛，毡隙微启，大片沙土便随狂风乘隙涌进，面部几被填满。火山虽已过去，那风越刮越大，一任武功高强，休说不能与抗，稍不注意，便被卷出老远。有时更随着旋风，在地上滴溜溜乱转。除忍苦听命外，毫无法想。没办法，只得埋头毡中，强行忍耐。九侠虽极义气，处此危机，空自互相愁急关心，谁也无济兼顾。隔了好多时候，李琦好不容易在无意中与众人滚在一起，摸着长索，奋力系向身上，免却随风乱滚之苦，才好一些。但那狂风直刮了一日一夜，中间偶然风势稍小。众人已累得力尽精疲，周身酸痛，口干舌燥，五内如焚。天色始终混沌沉黑，从未亮过。

吹到第二日傍晚，风势由大而小，渐渐停住。李琦和王藩、金国土，才勉强由沙堆中强行挣起。一看风势虽住，尘雾未消，遍野黄云，上与天接，宛如身沉黄沙雾海之中，左右前后添出不少沙堆。人马生畜多半埋在沙中，帐篷已全刮走。总算浮沙尚浅，多半露出一点头脚，没被埋在沙堆底下。已有好些人由沙中钻出，好似无甚死亡。马和骡驼也立起了好些，正在抖那身上沙土。风住以后，热退凉生，反觉有了寒意。大难已过，心中惊喜。忙取出银号角，临风吹了几声。众人也互相扶助，纷纷起立。一点人数，一个未死，只有四人被沙石打伤。内有两入，因头套未系好，被风刮去，面上嵌满沙砾，血污狼藉。忙取伤药，令人医治。

沙重忽然颤抖着走来，哑声急喊：“篷帐被风刮去，还不妨事。

水囊全被风沙刮破压裂，此去数百里极少人烟，慢说无处取水，就有，也是一碗泉（沙漠中地名）那样，费好些事，打上来的水，还不够三五个人用的，如何是好？我们又有这么多人马。”众人苦熬了一日夜，水米未沾，全都虚火上升，口中干渴，唇吻欲裂，正想请李琦发令取水，闻言全都胆寒。

李琦心中愁急，表面仍作镇静，正想命人查看水囊是否全破。杨三忽然跑来说：“在左侧沙堆中，发现四个水囊。昨日取出未棚的驼棚，也都尚在。因被浮沙拥住，居然未破，算来勉强够人用上半日，牲畜却无水饮。帐篷也发现了两个，正在命人掘取。特来请命。”李琦吩咐：“先取两囊水来，大家分用。再剩一点，稍微饮马。骆驼耐渴，暂由它们去。天时将黑，将帐篷支起，稍微歇息。一面分人寻水，一面就地觅掘水源。”杨三领命，依言行事。帐篷几乎全被狂风吹走，只在沙堆中掘出两个，幸未残破。众人饮水之后，便觉腹饥，风虽不大，夜寒刺骨。李琦已听沙重说附近并无水源，如往哈密取水，一则往返三数百里，这么多人畜，装载艰难；再则来时所闻警报如若不虚，无异自投虎口，也须谨慎。当时所说，原是想安众人的心，实则焦急异常。也未造饭，各吃了一顿干粮，又分饮了半囊水。为防口渴，连盐都不许用。幸而天气转寒，还好一些。饭后，收回前命，令众安眠，索性养好精神，明早就所剩余水，度过半日，再行设法。众人也都累极，全都卧倒。只段、李二侠未眠，耳听骡马嘶鸣甚急，知是口渴求水，想起明日无水，相对愁烦，无计可施。

商量到了后半夜，觉得帐外静悄悄的，一点风也没有，驼马悲嘶早止；只是奇冷难耐，手冻足僵。似闻玉笛之声，远远传来，侧耳再听，已经不闻。心疑此时此地，何来笛声？许是鸟鸣，也未在意。段泉偶起添火，忽然发现帐隙外有白光闪动，过去一看，不禁狂喜，大呼：“七弟，下大雪了。”李琦惊喜，赶过去揭开风